

在现场

# 悠悠同窗情 拳拳报国心

文 / 陆祖培

这张照片摄于198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。离开母校52年的父亲(前排右三)和钱学森、张光斗等38位1934届同学,曾共同出资赠予母校一幅大型徐悲鸿“奔马”名画绒绣墙毯(当年这幅墙毯高挂在学校图书馆里)。这是父亲和部分赠毯的同学与时任校长翁史烈(后排左五)等人在墙毯前的合影。



照片上这些年过七旬的老人情同手足。1934年毕业后,他们奔赴各地,有的还去了海外留学或工作。虽然个人经历各不同,最终从事的工作也有差异,但是半个多世纪来,他们无论走到哪里,许多同学初心不变,相互通信联系,没有忘记同窗之谊、同胞之情。

我的父亲陆殿章毕业后奔赴内地建设,立志终身为国从事电机、电信、电力事业,后改名为陆电章。1950年新中国建立初期,他应河南省人民政府邀请从上海市到河南省工业厅工作。在经济相当落后贫困的河南省,科技人才相当匮乏而且生活条件又差的情况下,父亲一人在河南省一干就是35年。为河南省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,尽了一位建设者报效祖国的职责。

作为当时河南省工业厅唯一的机电高级工程师,他的足迹走遍开封、洛阳、许昌、新乡、郑州等全省新建、重建大小各电厂。由于父亲在工厂、学校、机关的工作中一贯以“严肃认真、治学严谨、精益求精、一丝

不苟”著称,他参加了国家“一五计划、二五计划、三五计划、四五计划”的国家级河南省的项目建设。每次接到一项新任务,他总是担任项目的技术总负责人,凡经他手的工程项目,都依照设计要求、国家标准,满负荷试车均一次性成功,运转正常、交付使用,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。1984年,74岁的父亲从河南省石油化学工业厅总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下来,之后还义务发挥了几年余热。

离休后,父亲空闲自由时间多了,他与分散在各地的老同学有了更多联系,他们成立了学友会,自编了通信摘要、回忆纪实文章、生活图片等纪念手册,也时常聚会,回忆昔日友情,畅谈晚年生活和愿望。

面对这张照片,父亲生前曾兴奋地告诉我和孩子,在他们那届毕业的137位同学中,在国内的,就有4位学友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——钱学森(航天专家)、张光

斗(水利专家)、张钟俊(自动化专家,照片中前排左三)、张煦(电信专家,照片中后排左四)。钱学森格外突出,在1991年11月16日被授予“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”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,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科学家最高的奖励。父亲为有这样的学友而感到十分自豪,称之为:“吾辈之楷模”。

父亲要求自己,也要求子女孙辈:“要以钱学森为榜样,要斗私为公,要少讲享受,要多做贡献,要回报社会。”

对于张光斗、张钟俊、张煦三位大师我都和他们见过面、通过信,还荣幸获得张煦院士写的一本《谱写科学人生》的书,他还在书的扉页上为我题字签名。

看着这张照片,现在上面大部分老人已经相继去世了。根据父亲的讲述:想当年,这些前辈老学者不忘初心,一生为潜心科学、科学救国、科学兴国而奋斗。即便在耄耋之年,他们有的人依旧怀着一颗年轻的心,孜孜不倦追求科学,宝刀不老,还与世界同步,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导航,并关注教育事业、为加快培养杰出的领军人才而出谋划策。

巴金曾经说过一句话:“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,而不是索取。”前辈们生动而坚定的语言在深深地鞭策和鼓励着我。铭记前辈的功绩,传承前辈的传统,发扬前辈的精神,在当今时代,与时俱进,已成为我们后一代人前进的动力。



书法作品 朱建华(66岁)作

快人快语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“率先垂范树标杆、激扬正气定乾坤、刮骨疗伤反腐败”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,深得民心。

我不由想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。1948年底,我当时在东北佳木斯的鲁迅文工团工作,接到调令,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组织干部科工作。

当时党员较少,行政处成立了一个党支部(也就是一个党组织尚未公开的党小组)。小组成员多数是延安鲁艺学院的老同志,又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各部门的头头,工作很忙,大家就选我这个党龄较短的年轻人当党小组长。记得当时小组内有两位厂长,还有搞作曲的黄淮同志,其他人因年代久远,现已叫不出名字了。

在一次党小组会上,我把党支部下达的学习任务传达后,厂长田方同志就用幽默的语气问大家:“你们说说看,咱们厂谁最大,管着我这个厂长呀?”

大家一下子愣住了,面面相觑。田厂长接着风趣地说:“是党小组长小申啊!你们想想,我每月初要主动找她上缴党费;有什么思想问题,向她汇报,你们说,是不是她比我大呀?”

田厂长的自问自答,逗得全组党员大笑,我也弄得满脸通红。沉默一会后,大家领悟了田厂长的用意。因为大家心里明白,党员之间是平等的,党内没有特殊党员,都要接受基层党支部、党小组的组织监督,参加组织生活,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,谁也不能例外。

自从那次学习以后,小组同志都能主动找我上缴党费,开会也能准时到齐了。厂长用诙谐的语言提醒大家要增强组织观念,自觉认真参加党小组活动。他以自身的表率作用,无形中为我开展党小组工作帮了大忙,起到了率先垂范、立竿见影的作用。

这件事过去69年了,却让我终身受益。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,就是关心自己,关心父母,关心父母的父母

## 一件难忘的事

文 / 申佩苓

隔代亲

## 打哑谜

文 / 舒玲玲

10岁的外孙美国出生成长,虽然能听懂中文,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,但不流畅,尤其和我这个“英语盲”交流,像是两个“哑巴”打哑谜。

一次放学回家,他跑过来对我说:“外婆,今天的牛肉里能不能放一样东西,我在学校吃过的,放了它牛肉又香又好吃。”我说:“好啊,是什么东西?”他说:“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。”说完他便在厨房里翻箱倒柜,但找来找去却没有找到。突然,他用手指在桌子上画了一个五角星:“外婆,它是这个样子的。”我恍然大悟,应该是八角茴香。我连忙拿出八角让他看,他连连点头:“就是这个。”两个“哑巴”哈哈大笑!

有一天他说想吃披萨,我在网上学了一点制作方法,但他的要求挺高,要我放这个放那个。没办法,我只好让他说,我来做。“在披萨饼上先涂一层番茄酱,然后放上青椒、蘑菇、鸡肉丁,还有,嗯——”他想了半天,也嗯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问了一个又一个,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突然,他对着我用手比画了一下切菜的动作后说:“切的时候会哭的那种蔬菜。”我愣了一下,疑惑不解。他接着补充道:“就是切的时候眼睛会流泪的那个。”我明白了,原来他说的是洋葱!

惬意时光

## “青西郊野”好白相

文 / 丁汀

初秋一日,觅一家毗邻青西郊野公园的农家乐落实餐饮后,便开始了别有野趣的自驾游“青西”。“青西郊野”地处青浦西南,毗邻西岑镇和青浦新城,规划面积20余平方公里,已于去年开园的4.6平方公里以金泽镇区内大莲湖为中心。

车上G50高速,西岑匝道上,沿练西公路一直朝南,至莲盛镇主路莲湖路横穿小镇再向南,便渐入“青西郊野”地界,一路佳境连绵不断:近处黑色柏油路蜿蜒,绿树林立,清流小河相绕,芦苇绿植蓊郁的连片滩荡犹如大写意手笔,漫漫泼向天际,与远处黛瓦白墙的村舍交融,勾勒出一幅美妙的乡郊野趣图。

空气中流淌着清新的气息,似乎挡住了还在发余威的秋阳。蓝天白云之下,白鹭翱翔在清澈的湖面上,大片苍绿的稻田已泛出浅浅的金黄,灌浆良好的稻穗已是一派沉甸甸的丰收景象。我对农村并不陌生,但如此粗犷而又曼妙的郊野田园水乡,着实让我感慨惊叹。久居“城市水泥森林”,习惯了营房式公房的狭窄,看东不见日出,望西难觅夕阳,唯独只盼弹丸阳台的光照能多点停留时间,突然身临视野如此开阔的郊野,瞬间似有一种被美晕的窒息感。

从农家乐租了一辆脚踏车,沿着碧波浩瀚的大莲湖骑行,湖畔廊桥亭阁散布,路边绿树红花间点缀着衣趣十足的雕塑,农家小院的瓜棚绿蔬青翠欲滴,煞是可亲;来到占地83亩的“水上森林”处,只见池杉林立,褐色倒影在湖面上微微荡漾,恍若一幅扑朔迷离的泼墨画;成群的白鹭悠闲地栖息在枝头,偶尔拍击着翅膀,大秀其自由飞翔的美妙身姿;途经“芦雪迷踪”景区,只见依偎在河边、从生于滩荡的成片芦苇正生机勃勃地挥动着无数苍翠的手臂,似在召唤我扑进它们的怀里。此刻,自然想起曾在崇明农场爬进明沟割芦苇做沤肥的情景,如此闪回,实在有点“忆苦思甜”的意味。可以想象:待到金风送爽的深秋,满目银白色的芦花迎风招展,该是何等壮美!我告诉自己,深秋一定再来。

逃离喧嚣的都市,让心灵自由飞翔,不啻是一次别有情趣的郊野游览,农家乐村姑掌勺的农家菜只只新鲜,且入滋入味,人均消费才四五十元,尤其非双休日,服务更热情周到。斗胆透露一个小秘密:非双休日的“青西郊野”几无人影,游走在广袤田野,不时会撞见一对对小情侣的甜蜜亲昵,只是你不要大惊小怪只顾自家白相罢了。